皇清經解續編

698
112

毛詩後箋二十三　涇胡承珙墨莊著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爲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卽其言虞芮質成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皆卽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

疏遂歷引讖緯以爲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
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尚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惇惇然有
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
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
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
若天使之矣風俗通議皇霸篇云經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然則
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緯申鄭然尚云文王
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爲受命而王天下則眞眯
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琪案此明言文王不肯伐
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必無文王稱王之說
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爲周公作者如翼奉奏疏言周公作詩深
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
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
之道也此皆與呂覽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蓋當時說
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卽三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
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爲文王既
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

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珙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于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爲定論蓋昭于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爲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不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雖不濟卽詩所言河之滸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卽周禮之龜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珙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卽書之不顯丕承王氏經傳釋詞歷應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卽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尙有云不是者蓋以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緩急輕重之殊耳）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

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珙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既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卽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注集傳更之蓋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衛襄公語與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珙案墨子明鬼篇引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可謂斷章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降

之傳以爲說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亹作娓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爲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承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亹亹釋文音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亹爲蠠之俗字知亹亹竝蠠字蓋蠠字一變爲黽見唐等慈字碑再變爲亹以音近文史記夏本紀亹亹穆穆司馬相如傳作穆穆皎皎俗又加文也承珙案鈕說是也古蠠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蠠於勇杜注蠠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蠠爲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仡奮蠠以軒鬐今文選蠠字作亹是蠠爲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義相近諸書蠠多作亹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蠠呼爲亹此形之所以又變爲亹也周禮天府鄭人雞人注皆云蠠讀爲徽此音之所以又變爲亡偉反也要其爲勉義則相承不變域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知亹勉義同故此傳云亹亹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伸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

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珙案傳箋皆以哉周爲始者
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載竝借用此詩當訓
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旣世世光明其爲君之
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云天以
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於我周王之
國思語辭不爲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
之不宜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
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
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珙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
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
水禮器疏引作斯樂泮水是思卽斯借同爲語辭又未嘗不在
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榦也嚴緝云釋詁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
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
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
幹鄭以此爲榦事之臣失之矣承珙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
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榦爲
二物爾雅毛傳蓋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榦也木
所立表曰榦因而人之立事亦曰榦此義之引申者故文言曰
貞固足以榦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珙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語

周語引詩於緝熙亶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毛於此用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爲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皓顥竝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蓋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遂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俾緝熙于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嘏之

意獨於昊天有[illegible]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illegible]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矣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眾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子孫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矣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惟以矣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承琪案傳用孟子仁不可爲眾語則服自當爲臣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矣爲君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君于周之九服尚可若下文矣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

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珙案漢書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

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鬯之禮將士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殷士爲殷侯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傳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頌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藎之臣恐太迂藎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毛義得於師授當不誤也承珙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藎臣夫明彌德以助予一人憂孔晁注藎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此釋藎字正用毛鄭之義其解爲忠藎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傳注云胡濟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

此詩前四章皆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監殷而法文王葢第三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王進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間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王之德卽謂不敢斥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何以又斥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歟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承珙案鄭於詩言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然韓奕言不可改易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詩駿命不易以爲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姒德盛禮隆然後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

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琪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政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竝不及武王而殷士祼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三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緝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琪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子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解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益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云天之意難信也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琪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敎令不行所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

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爲長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按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孔陸本皆作之此總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之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卽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承珙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爲一句是既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卽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誤摯虞思游賦序云氏仲任之洪喬亦可爲經文作仲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判之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卽今之匝義同也承珙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浹爲達韓詩外傳云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謂各本作位詩考引作謂）殷適使不挾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葢挾挾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

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卽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承珙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篇俱訓大卽以爲京師之京若拘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詞則王季既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說未爲不通卽王肅以爲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爲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文義重複此蓋自母家言之爲來嫁自夫家言之爲曰嬪互文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竝無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爲嬪當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之地名乎以此衡之傳義爲優矣 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室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京爲周地名非是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正義曰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文不爲識字作音蓋亦以爲知識之識後儒疑其不安故或以載爲成 蘇傳李解皆謂文王始成人之時 或以載爲年 呂記嚴緝皆引朱氏曰載年也 近人又據鄭注中庸栽者培之讀如此載遂謂初載爲初免懷抱能自立之時承珙案毛公此等故訓必確有師承鄭箋申毛若以識爲知識則列女傳謂文王生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何得言適有所識乎可知孔陸皆未悟傳箋音訓此識似當讀爲記識之識國語晉語子犯授公子載璧韋注載記也記與識同毛以載爲識者謂文王

生而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疑卽當時記驗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倪天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其必以爲記驗之徵兆明矣

倪天之妹傳倪磬也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倪字韓時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諭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倪譬喻一曰聞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磬於前古磬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倪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倪耳段懋堂曰磬玉篇廣韻皆作罄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閒釋言閒見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承珙案傳以磬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倪者古語磬者今語二字雙聲是以毛作倪韓作磬毛以磬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倪是閒見盧氏又從聞見爲義諸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聞見則

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鄭意本各別孔疏申毛既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不畫一而以卜吉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琪案孔疏申傳牽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爲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爲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以爲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造舟當在洛上承琪案川流迂曲即循案而行者亦非必盡可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閒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即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疑郤水入河不入渭以上文在渭之涘乃文王所居非大姒之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

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受命稱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謂賢女配聖人所以重昏禮耳竝不以此爲天子親迎之證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說王者不親迎以此詩親迎于渭爲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此詩說不知何書要與鄭異義當是從毛詩者其又言王基所始尤可見受命卽是王基不必身自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爲周制殷時未有等差葢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爲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既云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而其申傳乃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前後自相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宜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業之基始於文王親迎之時耳疏輒坐實以爲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承珙案白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爲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三字不成文故申以于字助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竝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纘與維莘傳莘大姒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墟是也地

在河汝之閒者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姒姓之莘在郃陽渭涘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庶子於莘夏后故姒姓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以姒姓之莘或作姺或作侁伊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侁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姺邳竹書河亶甲之世侁人叛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侁侁人來賓則侁當殷世爲强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姒姓之國爲杞爲鄫則侁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侁殆古字通用此莘宎作侁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琪案王氏謂詩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爲卽伊尹所耕之莘野亦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人表女志鯀妃有莘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娀者有娀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娀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娀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沛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沛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沛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三十里道遥遠矣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侯字無傳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王肅曰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正義以王肅爲得傳意故曰此衆雖盛列於牧野之地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蓋謂毛於文王訓侯爲維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篇訓侯爲君此則以爲諸侯陳少南范逖齋皆據此以駁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王爲侯毛意自以經言維予維興故侯字無訓其云天下望周者卽孟子所稱紹我周王見休者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卽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閟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承珙案疏申傳箋不爲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引閟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是武王旣致天之誅於商郊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尙何待樂從之民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當是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閟宮之文證此爲牧野誓師之語竝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卽所謂無貳爾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爲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釋言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

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竝稱肆之爲疾卽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承珙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珙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葢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異義承珙案如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會甲兵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竝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葢曰會曰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偁貨殖傳葢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二說皆善達毛意毛既以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虛谷羣經

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鼂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承琪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貴因篇然竝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鼂字偶合未必卽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住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

承琪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爲毛鄭之舊後人以韻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爲三百篇別一格調此篇雖不必每章皆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卽承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卽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殷商之旅承六章之燮伐大商八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間成篇章法亦極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緜

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東學詩曰前篇歌詠武王而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

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爲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得其義矣
承珙案周王業興於文王而遷國開基則始於大王故此詩前
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實
序與經最相符合箋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柞棫
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

緜緜瓜瓞傳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胣也段氏詩小學云
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
何以謂之瓜瓞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胣故
謂之瓜瓞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瓞當
作瓜紹瓞焦氏里堂曰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毛蓋以瓜
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
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
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蒂惟其初生象
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緜緜也箋以緜緜若將無長大
時則以緜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瓞則不直以瓞爲瓞矣
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
瓞二字亦非承珙案段說是也毛傳蓋經文而繼以故訓往往
爲後人刪去所蓋之字遂致不可句讀者多矣爾雅釋草云瓞
胣其紹瓞此專爲一種小瓜言之謂瓞卽胣也瓞何以名胣胣
之近本繼先歲之實者爲瓞也釋草又云胣九葉釋文引舍人
云胣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瓞蓋又小于胣說文
亦云瓞小瓜也瓞與胣同胣胣也與爾雅正同爾雅其紹之其指瓞

言之卽謂瓞之近本者詩以瓜瓞連言則不專主於瓞傳云瓜瓞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者必小如瓞之近本者亦小故亦謂之瓞瓜紹不名瓞以瓞紹之名名之故曰瓜瓞又引瓞瓞者說其本義此以經言緜緜故據瓜生大小不絕爲義若生民瓜瓞唪唪爲多實之貌則但取瓜大瓞小竝稱以見其多彼定本有瓜瓞瓞也四字之傳自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也焦說亦曲會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用爾雅者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琪案襄十七年左傳緜生之瓜杜注云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興似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緜緜不絕貌不必專以瓜喻盛大瓞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嚳瓞喻稷以下固非後儒又謂瓞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瓞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緜緜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稽古編曰緜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宿徙居戎狄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涇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

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眞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爲太王居邠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卽述太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有敢家室葢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竝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遹相首尾彼旣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間合周原與沮漆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沮漆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邠至大王兄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乎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仞傳意故首章之述遷邠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指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非也承琪案馮陳二說辨明首章是言古公初至岐下之事深合經義傳特釋民爲周民正以見爲大王時之民以太王時國始稱周也生猶造也何休公洋注自爲用土爲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太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是以自爲從則兩句文義不相接矣

傳沮水漆水也當本作沮沮水漆漆水也亦是壘經文作訓爲後人所妄刪者葢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爲岐周之川矣但今岐周之地有漆無沮故尚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卽扶風之漆沮則未聞今案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闕駰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于渭俞山卽岐山此爲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注涇與諸書言入渭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闕駰又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縣之岐山者也此卽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人或專據此以當縣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在考今邠州爲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卽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新平卽漢漆縣地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嚮謂邠州漆水與縣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縣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土人呼浴爲于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承珙謂水經渭水注所云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大巒水武甯水諸目意

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陟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地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陟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陟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陟與生非韻而强以爲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

釋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文作穻正義引說文穻覆於地也此

正與箋說合今本說文作窴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雷承琪案詩言陶復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埏埴之名箋則以爲窯竈之窯謂復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地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戴氏詩攷正曰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卽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承琪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見自土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略地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邠人從之者眾自必扶老攜幼而行劉先主之在荆州人多歸之尚不忍棄之速行致爲曹操所敗而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姜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

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而流入于東率西水滸者概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堇茶如飴傳堇菜也正義引釋草茭堇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堇與內則堇荁枌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嚴緝駁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此堇定爲堇荁之堇稽古編力申其說尤爲明暢承琪案毛傳於堇但云菜於荼則云苦菜是經文如飴明謂堇固如飴而荼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然則堇爲內則之堇荁及爾雅之齧說文所謂根如薺菜如細柳烝食之甘者可爲定論矣釋文以堇爲薑引廣雅堇薑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然說文薑堇草也竝非菜名不得以當此詩之堇也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汪氏毛詩異義曰杜子春菙氏注契謂契龜之鑿正訓契爲開與傳同疏以開出其兆申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菙氏注謂楚焞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菙氏掌其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明燋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燋爲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爇燋也經云遂歐其燒契以授卜師謂以爇燋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謂鑿龜令可爇是也承琪案何氏古義云契之訓開當通作栔說文云刻也左定九

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爲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集傳引或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謂楚焞卽契則此詩曰楚焞我龜有此文理否此說駁疏亦是然周禮言掌其燋契言歛其燋契燋與焞同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焞然火也契與燋焞竝舉則契亦是一物蓋卽鑿龜之器所以菙氏其之又龜甲須用熱器鑽之故云歛其焞契也契本開龜之物因而開龜卽謂之契詩之契龜自當作開龜解契開雙聲故傳訓契爲開考工記馬不契需鄭司農讀契爲爇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蹠是大鄭意明以詩契龜爲刻開矣班固幽通賦旦筭祀于契龜亦足爲契龜卽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澨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荅曰幽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承珙案既云幽岐不能爲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澨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滸是謂循西來之水厓非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幽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理殊爲乖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

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祖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祖東爲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太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珙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之宏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宏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誤久矣

抶之陾陾傳抶藑也箋云抶拊也築牆者拊聚壤土盛之以藑釋文藑劉熙云盛土籠也正義曰說文云抶盛土於器也今說文作盛土於椹中也抶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藑者盛土之器言抶藑者謂抶土於藑也箋以傳文略故申成之說文云拊引取也故以抶爲拊言拊取壤土盛之以藑仍存藑字與傳不異也承珙案此傳文當疊抶字抶者抶藑也謂抶土於藑故箋云拊聚壤土盛之以藑正義所申不誤段氏詩傳云此謂抶卽蕢之假借藑椹徙土蕢也恐未必然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云度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度塡也承珙案度與宅同周禮釋文謂宅古文作庢與度相似因此而誤臣瓚注漢書韋元成傳則云古文宅度同此傳以度爲居似以度爲宅之假借正義謂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其解甚陋韓詩鄭箋二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曰塡曰投於傳訓居意亦

相成也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竅均突處使平又云鍛屢者搥打空竅均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蘁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鎛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猶鍛鍊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承珙案釋文屢力注反是亦以屢爲數與正義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屢削傳當曰屢鍛不得云削屢鍛屢矣釋文又有力朱一反注同此音似讀爲離婁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揆之事理則焦氏之解爲長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左傳皋門之晳爲諸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謳曰澤門之晳晳實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以澤爲皋爲其字形相

混其實宋有澤門無皐門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皐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皐應之制耳然雖制兼皐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皐應也毛傳所言爲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皐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皐應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珙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家土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皐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尙質必無皐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皐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爲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尙書泰誓有宼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爲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爲據證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言大王立社有用眾之意故今文王不絕恚惡敵人之

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因上之詞卽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旣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珙案嚴緝謂此章鄭氏以爲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踵之以爲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駾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趙注卽引此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爲文王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豬稽章爲據也愚齋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惡人之心與鄭同意惟訓隕爲墜聘問不得以墜言傳意或與鄭異趙注孟子以問爲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逃毛然此章之爲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棫白桵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棘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梂廣雅櫟之實爲橡則其爲橡子實無疑橡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則小小者樹庳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棫皆小

樹故曰拔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榦彊葉甚
堅重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樸樕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枹詩
所謂槭樸枹櫟今考槭樸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
遒木魁瘣則今之所謂柞者蓋枹也卽詩之所謂樸也然則樸
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櫟古今名實殽亂如此類者眾矣李時
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爲鑿柄故名鑿子木方言誤作柞木皆
昧此義其說是也槭白桜者本草謂之蘵其仁曰蘵仁韓保昇
蘇頌之說皆與郭注爾雅相符是蘵仁之木與大葉結橡子之
櫟皆庳小木梗塞道路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緐而木
高大非其倫也承珙案小雅車舝析其柞薪則柞乃可薪之木
宋蘇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則柞爲叢生亦可概見詩每以柞槭
竝舉自是二木三蒼謂槭卽柞非是旱麓又云瑟彼柞槭民所
燎矣則柞槭必皆爲叢生可薪之木王氏以柞爲橡櫟之一種
樹庳而葉大者與蘵仁之槭皆小木其說諦矣

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槭生柯葉之時其行道士
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焦里堂曰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槭
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槭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
也柞槭拔矣與柞槭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
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槭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槭拔
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槭之中柞槭去而松柏喬
立是爲易直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之義爲專爲
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

釋文作脫然云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承珙案拔字毛無傳釋文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乃據箋義爲音耳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於此柞棫拔矣及皇矣柞棫斯拔或有訓拔爲盡者毛以兌爲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棫而後蹊徑之閒兌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棫叢木松柏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棫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兌然易直雖緜之兌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爲異其於拔義無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屏之以下方言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忽又言其山柞棫之茂盛文義殊不貫矣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駾突喙困也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承珙案稽古編據國語郤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殗傷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殗又瘵極也注江東呼極爲瘵是喙殗瘵三字通用以證毛傳困義足補孔疏所未及惟說文口部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咽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駾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咽矣咽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犬夷咽矣者犬夷卽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段注謂合兩句爲一句也

傳注引詩畎夷瘵矣亦是合兩句爲一句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稽古編曰

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恉承琪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並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然則質厥成三字祇屬虞芮言之猶王制云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傳訓質爲成成爲平言以所爭不平之事待成其平於文王耳或謂斷獄謂之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其實文王並未斷此獄也至文王蹶厥生蘇頌嚴緝皆謂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毛傳所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蹶厥生之實故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善於申傳也若祇就虞芮一事謂有以動其心於義隘矣

棫樸

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並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卽以山木茂盛爲賢人衆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

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魯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卽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竝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葢謂人君當愼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汪氏毛詩異義曰傳以棫樸興賢人衆多得爲國家之用箋不爲興以薪槱爲祀天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槱燎卽舉槱燎不必言棫樸言棫樸亦不必言芃芃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與下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槱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解耳要以經言芃芃棫樸思之毛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衆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污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葢有次第矣承珙案章首二句只依毛傳作反興爲是正義謂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然旱麓琴彼柞棫民所燎矣亦祗以民之燎薪爲興說文槱積木各本作積火從段注訂正从木火酉聲詩曰薪之槱之其下乃引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又云槱或从示作栖柴祭天神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槱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槱燎不同

至从示之祼則專爲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
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
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
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
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
執璋行禮唯贊祼時其他無執璋者顧命太保秉璋以酢亦是
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
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
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
祼以璋瓚義實申傳不得從王氏述毛承珙案此傳半圭自指
瓚柄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瓚爲璋疏引王基
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卽爲璋瓚其說當矣
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知此章
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命而王先郊後
伐以此章爲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爲文王伐崇此自漢初說詩
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定八年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
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
興師者行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
百人正義曰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
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

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此下歷引鄭志答趙商臨碩問以詩三言六師皆謂六軍之師又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泰誓注公劉箋皆軍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不當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珙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爲鄭箋所本孔疏往往右鄭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爲回護後儒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爲疑殊不知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爲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言已足爲諸侯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爲天子疏所云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孔巽軒疑商制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時稱王沒時稱帝尊其父焉及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爲以稱其君者乃械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鄘承珙案詩言周王猶未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爲稱此詩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悉皆便文無義例也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珙案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云眉壽秀眉也於遐不無釋者當是以遐不爲遐亦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之

例遐不眉壽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爲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葢以不爲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爲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旱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殆卽緣棫樸傳爲說詩疏乃云毛以爲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承珙案箋引追師掌追衡鍾以追亦爲治玉之名又訓相爲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覩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修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爲文相爲質與毛解合葢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章字偶作璋不過如管子不璋兩原假璋爲章耳賈疏乃云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竝不作璋毛鄭皆

無此解也

旱麓

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郝仲輿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綦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大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卽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于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竝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珙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考當以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爲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先祖上自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凡皆爲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遐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回同義其爲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列爲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卽足爲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

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爲文王之

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百福干
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辨亦云百福干祿不成文理承珙
案干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百福此序卽用其語
言百福干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
祿亦數多祿言干明福亦求得蓋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
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干字是千字之誤引假樂篹子孫得
祿千億爲證案此說亦可不必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
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
易篹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
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
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傳依周語文爲義彼韋昭
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
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
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
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珙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以後皆從
鄭孔爲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榛楛喻君子榛楛得麓而滋茂
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以山喻先祖麓喻子

孫榛楛喻福祿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二說似皆可通然觀單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榛楛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爲興者亦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興者廣其義焉耳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開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珙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此池水皆卽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考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卽漢中之東是水經池水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興元之北卽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瑟潔鮮貌黃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

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然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黃字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轉寫脫一流字耳承珙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足不必改讀蓋玉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鼻即謂之流故鄭注玉人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二字又以黃流爲秬鬯疏申之謂秬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即謂黃金爲勺而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邮又作郊案邮乃郊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郊後鄭作瑟云潔鮮貌說文作璱云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許與後鄭本三家詩今詩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始有傳當依司農所據作郊爲正蓋郊者流鬯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郊泉水也悠然流也郊與泌悠並聲同而義近承珙案瑟彼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鬯之貌說文引孔子曰美

哉璠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璨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邮邶者乃古字假借爲之未必毛本作邶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所共曉歟至五章瑟彼柞棫傳訓瑟爲眾貌當由瑟邮同聲邮與謐又同字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左傳引詩何以恤我說文作謐以謐我謐卽密也言柞棫之蒙密是有眾義故傳以爲眾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意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尚書酒伯戡黎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承珙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受祖則錫圭瓚者卽爲文王可知鄭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伯爲州伯謂王季爲州伯文王亦祗爲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爲雍州之伯可知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爲殷三公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受圭瓚秬鬯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爲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者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

移有如此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承珙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形體骨榦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其下引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此亦假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與傳義相近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牡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承珙案此章言祭祀得福正序所云受祖之實則以享以祀當指文王之祭祀言之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當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爲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駁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德盛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珙案諸家惟范說爲長

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珙案毛傳於不可休思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風雅各舉其一以見三百篇思字多爲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如思變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齊思媚爲思願以思皇多祜爲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容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

於南宮誦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
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
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
易之汪氏異義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祇稱公惠于
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爲公未爲不可箋於
京必爲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
王殆有心予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
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爲義此獨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庸陳其宗器申
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蓋當時
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承琪案以宗公爲大臣實與下二句文
義不貫疏引國語胥臣之言以爲順大臣之證然早麓首章傳
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三章傳用中庸語疏又
謂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義則何以知胥臣之引詩果取本
義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然
則宗公爲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
者不知經傳亦未嘗有以大臣爲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爲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少也鄭趙
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姒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
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主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爲

適餘人爲妾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傳釋寡爲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子自稱曰孤也大夫曰寡君之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衞莊姜自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竝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是寡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妻此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珙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爲眾則適爲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爲人上者也眾者爲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眾妾爲言之意傳上言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眾妾言故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爲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無庸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爲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必代爲謙辭二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正義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承珙案王肅以迎治申傳固是橫益治字但御之爲治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傳御傳訓

御爲治事之官矣而此必訓御爲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也此以遂有進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于家邦與皇矣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爲迎猶彼訓對爲遂御之訓爲迎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耳趙注孟子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此亦橫益之福二字非經旨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稽古編曰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靚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王氏釋詞謂不顯之不爲語詞與他處訓爲弗者不同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爲語詞可知又案亦爲語詞與亦既見止亦汎其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以下句之無射亦保文王之不顯亦世而文義自明承琪案不顯之不以爲語詞固可即以爲豈不義亦可通說見文王篇亦爲語詞與而字同不顯亦臨謂上以顯而臨之無射亦保謂民無厭而保安之傳釋下句取便文故與經倒耳釋文射毛音亦厭也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考正義則釋文所謂一本者乃定本也陸氏既以爲非則所云毛音亦者是但爲毛作音其下云厭也者乃其自申毛義非毛本有此訓若毛訓安保射厭則不當先保後射矣知釋文較定本爲長　至下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曰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

王氏釋詞亦以不爲語詞謂不聞聞也不諫諫也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

承珙案此二句毛鄭異義自潁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以不瑕爲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緜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

稽古編曰鄭取雝雝在宮三章竝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廱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

承珙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是以雝雝在宮四句爲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爲故今雖是緣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卽緣上章亦可緜肆不殄厥慍卽其例

也且以韻求之顧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入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爲句中韻入古音卽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入協爲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瑕可協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珙謂改入歸職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入合韻瑕葭瑕本音胡入可轉音乳也今北人讀入字如此至末章造士爲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幽合韻知古合韻卽音轉之權輿其說諦矣然則此詩章句但從故言所分則四五章音韻相諧可無疑義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校勘記云考此經字自作斁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癢既筐既勑箋中竟改爲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此下更有云云觀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斁厭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

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承珙案正義述毛云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則孔所據毛詩正陸氏所稱一本誤以王肅語爲傳義者其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特因箋不破字遂意經有作擇之本非眞見有作擇者也其實本篇烈假箋卽改爲厲假而竝不言烈當爲厲疏亦但言鄭讀烈假爲厲瘕何以不言本有作厲者乎然則經文自當作斁傳但有斁厭髦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爲長或謂髦俊也見上棫樸傳射厭也卽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此又不然葛覃服之無斁傳斁厭也鄭注禮記緇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服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爲斁借而訓爲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髦俊之訓雖見棫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縣而此篇仍復作訓古人訓詁或複出或不複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棫朴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駁孫謂是以棫配紂爲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爲證說固紛矣今觀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卽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爲二國之明證也汪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爲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棫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憎其殘害下民乃眷然回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去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

葢如此箋釋二國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以政爲正似改字訓度爲謀與究義複又疏引王肅語申傳解爲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則失傳以彼爲有道之義從紂謀爲非道乃箋說非傳義承珙案書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又云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承天云云此亦言代殷而竝及于夏傳不曰二國夏殷而曰殷夏卽此可見是由殷及夏孫毓以爲先察王者之後義自可通至爰究爰度王肅以爲四方之國往從紂謀從紂居究於傳以彼爲彼有道者不合毛意當是謂殷夏之政不得民心於是四方有道之國乃懼而各謀其所居（爰究爰度非爰始爰謀曰止曰時等句同）文四年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云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解可用以申毛臧氏經義雜記謂箋訓正爲長毛詩當亦作正王肅乃改爲政又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歷引傳箋凡宅居字皆作宅度謀字皆作度初未嘗溷知毛度字亦必訓謀如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承珙謂此說不然其政不獲左傳字亦作政訓度爲居又見於緜五章傳不得皆爲王肅所增改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脗合也承珙案傳意蓋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使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帝惡之惡其爲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周頌耆定爾功傳以耆爲致解此上帝耆之爲上帝所欲致者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竝改憎爲增以式廓爲規模然則此二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西顧乎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加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珙謂此亦不然耆之爲惡韓詩本有是訓見周頌釋文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此詩耆字疑卽指之借字釋名耆指也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謂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云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同傳義葢傳云用大位行大政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不得以此爲王肅所加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段云顧上當有西字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帝遷卽此義承珙案

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同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今爾雅作木自斃枿立死菑者翳詩疏引爾雅作立死菑蔽者翳邵氏爾雅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枿一句劉昭注補續志引爾雅木立死曰菑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文引爾雅木自斃枿蔽者爲翳又似無立死菑三字皆所見異本也承珙案爾雅此文是先以木自斃枿總釋自死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菑謂其死而猶植立者菑當讀身如斷菑之菑李巡以菑害釋之非是蔽者翳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爲斃訓死也毒

非是此乃分別木之自斃者有此二種耳傳以經無枿文故但引下二句自斃爲翳斃當從釋文一本作蔽謂自仆而蔽地者爲翳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汪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此解較王說爲勝承珙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箋讀串爲患以患夷即昆夷載路謂昆夷滿路而去夫既以此章爲大王之時而昆夷駾矣又屬文

王之事已未免自相矛盾且載之爲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曰傳訓串習夷常路大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不如毛說之允爾雅路大也串習也郭注串厭習也與毛傳胳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云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邶生民之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訏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爲長承珙謂生民實覃實訏傳訓覃長訏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覃訏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癁云詩本皆作癁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癁爲誤正義曰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癁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校勘記云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凡物之癆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癆也謂眚削混夷使之癆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癆爲誤失之矣承珙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並未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爲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以癆字駭俗臆改爲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

天立厥配傳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

也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嬪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嬪案妃正字毛詩作配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耳然妃之爲嬪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嬪止當爲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爲妃而其義皆爲兩相輩偶而已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爲妃釋爲大姒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爲說殊費回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爲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也而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爲周之文王乃以維此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君乃從其誤也盍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承珙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此所據詩

亦作文王至于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則從鄭箋然三占從二既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正義本誤以德正應和曰貊至賞慶刑威曰君三十三字爲箋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則毛詩本作文王亦可決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稽古編曰箋語殊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之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得其意承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德故復繼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謚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非鄭意益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祖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汪氏異義曰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祖共爲四國謂阮祖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

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眾謂文王整其軍旅以遏止徂國之兵眾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兵眾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珙案孟子引詩以遏徂莒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名古字旅莒同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克莒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恐其由共又及於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旅是將往侵旅故云以按孟子作遏詩作按者古按閼遏字皆通左傳虞閼父漢陳球碑作遏父國語董安于韓非子作閼于是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正義引王肅語述毛謂此追本密人來侵之時依其京阜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以下乃周人怒密之詞承珙案王說非是上章已言整旅按止何用復述來侵此章當是按密之後移師問罪依其在京者所以整軍經武也然後自阮邑之疆而侵之陟我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阻蓋呂覽說苑皆言伐密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本未嘗重煩攻戰故但言其莫我敢當而已或疑文王伐密不當言侵不知孟子引太誓卽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

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敢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徂國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二國絕無一語及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爲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非經意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近儒多據逸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爲地名承珙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師始伐殷秋次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卽指爲詩之鮮原則下文岐陽渭將（傳將側也）與商地不相涉似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與公劉陟則在巘傳同（月令鮮羔開水鄭注鮮當爲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彼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巘同字公劉以陟巘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珙案經文此數語是爲伐崇張本猶五章無然畔援數語之爲伐密張本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

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此與傳解略同卽不陵弱暴寡之意不長夏以革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語意不相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王雖三分有二然不恃此以紛更由己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復于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于順天意者爲義政政疑與征同反天意者爲力征其義政柰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其中篇曰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此詩不大聲色二句是不厲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與傳同其義古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億九年襄三十一年左傳皆引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此皆與箋意略同要總爲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疏云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

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琪案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讐已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竝誤解鄭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顧夢麟謂二句無韻此亦當據伏湛傳作同爾兄兄與方韻也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承琪案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爲二證據甚明說文轒陷陳車也次之以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上望櫓巢車樓車殆卽詩之臨車故說文以轈次轒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轒轀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承琪謂轒與櫓同亦臨車之類也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愼曰輣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以輣當詩之臨衝爲衝車輣爲樓車然則毛以臨衝爲二車不可易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弗弗崇墉仡仡傳弗弗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馘箋以言言猶孽孽爲將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韓詩仡搖也鄭義益本於此疏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

故知言仡仡皆爲將壞之貌承珙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衞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

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箴謂之言李巡曰大箴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訓詁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箴小者謂之箋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箋箋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

靈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珙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附之說尤爲礙理此篇之序乃蒙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竝美其靈德之徧及於鳥獸昆蟲蓋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

至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郝仲輿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甯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珙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皇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珙案傳云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是爾雅令善也古本作靈故書多士丕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承于旅呂刑苗民弗用靈皆訓靈爲善鄘風靈雨既零箋亦云靈善也葢此詩三言靈皆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囿云言靈道行於囿靈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卽善道靈臺靈囿卽謂善臺善囿也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靈臺爲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爲靈固非以速成詫其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自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爲是天子之制不知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以爲世法如皋應冢土及造舟之類卽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

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謂卽慶都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爲天子靈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承珙案賈誼新書君道篇云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終日也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此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小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蓋據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當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蓋後人所改毛傳旣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里也焦氏孟子正義

曰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歟承珙案孟子上云寡人之圃方四十里下文又云則是方四十里不應皆係五十之誤毛傳言天子百里未嘗明言文王之圃百里未必卽據孟子分天子諸侯之制楊雄羽獵賦言文王囿百里齊宣王囿四十里李善注文選但引孟子七十里四十里之文不言異同葢知爲詞賦家約言之辭耳王楙野客叢書云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王囿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下脫一十字此謂范史葢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此說得之

麀鹿濯濯白鳥鶴鶴傳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承珙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鉤膺濯濯傳濯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五與肥澤近而此傳訓濯濯爲娛遊者自是與鶴鶴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此與濯濯音義相近娛遊亦往來意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以肥飽爲濯濯之由非卽以濯濯爲肥飽趙謂鶴鶴爲澤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爲娛遊文不備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云濯濯嬉游也然彼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爲是詩箋以

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又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玉裁申毛耳說文人部曰侖思也龠部曰論理也思如角有觲理也毛謂論爲侖之假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承珙案段說是也釋文於音烏鄭如字陸氏音烏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得於後人以於爲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烏字不必言其論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烏下別鄭爲如字似以鄭作於是而正義述毛又作於是皆誤也上文於勒魚躍釋文無音周頌雝於鷹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蓮大牡之牲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鷹進大牡之牲則非是

於樂辟廱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云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

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肆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承珙案周禮天官闇人囿游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宮賈疏卽引詩靈囿爲證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廱同處在郊則辟廱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卽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廱敦王在雝位格廟冊廱是辟廱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彌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廱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廱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殆立於國中歟

下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案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呂解訓武爲迹言先王既歿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後人能繼不重在先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既歿亦非無先迹之留遺何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況序明言繼文下篇繼伐乃指武功耳華谷岷隱以下武爲不尚武則稽古編駁之謂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周未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理矣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既列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文王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武爲大武則以大雅而牽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琪案經文曰世德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竝無專繼文王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

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無競維烈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萬邦作孚而武功或歉於武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屈原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珙案書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即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義本相成武既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殆以經言下武不可謂後世之迹故從繼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翁氏附記仍力主嚴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不過詞人以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考此詔在武泰元年其先此孝昌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甯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甯亂則非言偃武可知即云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甯碑所稱下武膺運其下即繼曰赫赫明明則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唯所見宋眞宗登泰山述二

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尚德下武緩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尚武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言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編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承琪案據孔疏云云是亦以箋此爲如字讀似非鄭意鄭訓言爲我此爲武王言者謂詩人爲武王言之我者我武王也爲字當讀去聲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此我亦詩人我武王不然豈有武王自言而自稱其孝者乎四章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此箋明以昭哉嗣服爲詩人美武王足徵上文永言亦詩人我武王而非武王自我疏於四章又謂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竝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夫同一永言孝思忽而自言忽而又非自言孔氏亦不能自圓其說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承琪

案王氏詩考引淮南子亦作慎此或古字假慎爲順耳水經濕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御覽 一百九十九卷引陳詩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于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此則實以順德爲慎德然又以成王爲周之成王誦以應侯爲唐侯亦可見郢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傳訓許爲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强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昭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詩之原文歟段氏詩經小學曰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許作御者叠三家詩承珙案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稽古編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珙謂毛訓許爲進則來許似言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輩竊意此來許猶言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其先祖之武與上嗣服同意仍是叠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亦合鄭箋來勤之解似非申毛也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

也汪氏異義曰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爲順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序武王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愼來賀以證傳義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有聲卒其伐功也承琪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卽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王之武功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作我伐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爲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尤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又云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二章文王事之盛故舉其義謚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爲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六章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

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承
珙案此疏雖本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强李迂仲曰此詩言文
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
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爲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卽
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言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
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者詩人歌
詠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也黃實
夫曰文王未嘗爲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天下稱之之辭以見
其有爲君之道而宜爲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
而以武王終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爲王后故先
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爲皇王而後存其本稱
承珙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爲優

適駿有聲箋云適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適三字互用皆
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爲辭助說文吹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
詩曰吹求厥甯然則吹荃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
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承珙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
曰詮就也荃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之字自當作吹別作聿作
適而訓爲述爲遂者爾雅適述也詩文王傳聿
述也魏嵇康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
竝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爲作述之述則非
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字之孳乳訓詁之引申類多如此段
氏說文注曰古聿適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
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適

而毛無傳毛意適卽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珙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蓋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爲文王之聲下句爲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適字若但以適爲語詞則旣云文王有聲又云遂大有聲文義複贅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輒改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傳減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減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當爲城字之壞城溝猶城池耳承珙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

窒礙蓋第二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爲配是經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洫深池之訓或從說文洫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爲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爲證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强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減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欲作猶適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稽古編曰來孝之

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
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之意但如後儒所解
則適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王氏
述聞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
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
爲往孝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
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
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
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太史
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爲來
之證承珙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

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孝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也放齊
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
承珙案傳訓濯爲大箋申之以爲文王之事益大既作豐城又
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
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卽
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爲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
垣者兩邊縮板必有所立之榦與牆爲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
王以爲之榦也傳云翰榦也者謂翰爲榦之假借板曰大宗維
翰江漢曰召公維翰又可見此詩前四章皆指文王若武王既
爲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承琪案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自豐水而言葢關中八川自涇渭外其灞滻澧鎬潦滴諸水惟豐見於禹貢自是大水爲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豐水攸同與鎬京之四方攸同以禹績與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爲天下所歸乃由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琪案正卽周官所謂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卦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爲正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云貞正也葢龜以卜正爲吉故箋云正之謂得吉兆也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棻爲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嚴緝以爲仕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琪案此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

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爲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承珙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曰數世之仁也鄭注云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箋詩乃改訓孫爲順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曠然太平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一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

毛詩後箋二十四

南菁書院

涇胡承珙墨莊著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汪氏異義曰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禖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卽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稷契焉得爲嚳子此卽鄭志答趙商意鄭據命麻序帝嚳傳十世故爲是言然信讖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知與閟宮箋異不然明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

師閱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於鄭之言何未盡稽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慰宣公情頗擬堯故頌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卽以爲實融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魯無姜嫄廟融之此言非惟不足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國匡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閟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嚳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議尋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卽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毛傳作一旁證箋言人道之感謂搆精耳姜嫄何以卽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嫄實有夫則棄稷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

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者之心今考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鄭志答張逸謂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然則傳訓敏爲疾不爲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也之文未可知也承珙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祇以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既爲王基所駁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爲郃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則較寡居而生子之說尤爲僞妄（魏默深曰如謂禋祀以求無子則於文敘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更無問其說之誕否矣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至隘巷寒冰必欲寘之死地（魏默深曰大搜於豕牢而生文王何以未聞棄之王氏稗疏又用鄭箋高辛世妃之說以姜嫄爲帝嚳之妃帝摯之妃帝摯無道國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有戎兵內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寧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爲帝嚳之妃既有大戴世本可據自勝於命厤序之言而帝摯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豪無影響尤爲肊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爲見棄之由（姜氏廣義亦主此）似爲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見此詩亦絕無一字之及而突言誕寘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故已具於載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葢震非僅如左傳邑姜方震后緡方震之通爲娠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策早救之注云早速也）姜嫄從帝嚳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

遂卽有身故曰載震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爲終謂自禋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閟宮彌月不遲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卽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速已懷任生子姜嫄雖心知其異而究以震動在先不無疑懼特棄之以試其吉凶乃至獸腓鳥翼屢見異徵然後決知上天靈異收養無疑上古人情淳樸此皆事理之常固不宜從圖讖之怪亦不必鑿經文所無也正義謂早者得福之早又云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此疏殊牽强箋以夙爲肅戒不復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何以又云無人道而生子邪卽以月辰側室之禮處之則與詩常生子事同何以既生而又棄之其說皆不可通惟以震爲動以夙爲速甫禋祀而心動速孕所以爲異不然詩但言懷任生子足矣何以必曰載夙曰不遲乎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攸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

承珙案爾雅以敏字絕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雖與毛異然其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字絕句與毛不異惟王逸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絕句禮記祭法疏載王肅難鄭義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歟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

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寘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若以爲發語詞則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之詩同豈亦發語詞乎承琪案旄邱何誕之節兮傳云誕闊也闊與大義相成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云誕大此詩次章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寘之隘巷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殆以此詩之誕皆由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思爲語辭薄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故訓之精意也葢誕本訓大

卽以爲語詞本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頤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偉之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奭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之考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譀誇等相廁譀下云譀誕也誇下云譀也葢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釋文達

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段氏詩經小學云按箋易字爲牽似大媟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屢之義求之當云達達生也達省古通用姜嫄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云卬我也烘燎也煁炷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在卬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琪案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爲複沓義異而說皆可通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牽故箋不云達讀爲牽毛如以達訓牽謂牽爲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爲牽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撻彼殷武傳云撻疾也釋文引韓詩撻作達曰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泰滑也滑利也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爲是臧氏經義雜記據初學記引說文牽七月生羔今說文牽小羊也與釋文所引同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美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七月安得云終厥月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育既恐其難育當更保護之不暇何以反再三棄之況郊禖之禮行於仲春經以載震載夙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即速有身若僅及七月而生則是八九月間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羍五月生羔羭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爲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

之達必非七月而生之謂正義引辭綜答韋昭亦但云羊子初生達無七月生羔之說此與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閟宮何以言彌月不遲葢皆顯背經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菑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菑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烏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珙案姜氏廣義竝云親見里人有產此者剝去胞兒方能啼用以實虞東之說然使果如所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爲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坼副菑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坼不副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坼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

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珙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爲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其靈異蓋首章爲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之故已具於載震載夙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寧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則不康之不爲丕其意正與毛同與箋直訓爲不安者異矣箋以上帝爲天帝之氣以不寧爲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居有安義故居然猶言安然王肅本云無疾而生子是也箋以居爲居處然爲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實覃實訏箋云實之言適也校勘記曰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集注竝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頓弁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承珙案校勘說是也五章實方實苞以下凡言實者十皆當爲是以彼準此文義一例不當以實爲適也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引詩作嶷淮南高誘注引克岐克嶷大元懿同嶷今本毛詩作嶷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嶷識古音同在第一部此古於

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
嶷者心口開有所識別故曰識也皇矣亦以不識不知竝言承
珙案後漢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
嶷也章懷注以岐爲行貌乃宋人改岐爲跂之所本然上文夙
智早成是但言知不言行又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
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吳
志孫和傳注和少岐嶷有智意又曹植成王贊年雖幼稚岐嶷
有素字雖多作嶷要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
邕橋太尉碑岐嶷而超等總角而軼羣左思吳都賦岐嶷繼作
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何氏古義

曰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殖之先後爲次大豆
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次之麥在仲秋
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蓺者如五穀之外尚言
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殖無輕重緩急之意承珙案姚說是
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殖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
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
主秬秠等爲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穟穟傳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程氏九穀考曰据傳所訓
是列爲穰梨省去禾也梨蓋黍穰言其莖末多岐如芳荊故謂
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
義矣若以爲行列則穟穟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曰苗好美

承用爾雅穉穉苗也之釋則役爲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納
秸服孔氏傳秸藁也服藁役服爲藁之役是詩禾役爲苗之秸
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穅而赤色穅爲禾皮而謂之服
是又孔傳服藁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爲
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
之成而下垂者故穉穉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皃此與毛氏
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珙案梨雖黍穰之專稱說文云秧禾
若秧穰也禾既稱穰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列之列爲梨之假借
審矣而役亦當爲穎之假借說文穉下穎下引詩皆作禾穎此
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者不同雖以穉穉爲禾
采之皃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爲主大旨亦相
通也段注說文云許以經言禾穎則穉穉指采言成就之皃故
云穉禾采之皃此穎通穰言之下章實穎毛曰穎垂穎也此則
專謂垂者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汪氏異義曰箋云使種黍稷蓋
以黍稷爲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稷案說文
云禾嘉穀也此詩下言實穎穎爲禾末則經言黃茂傳言嘉穀
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散言則通者說文草生田中曰苗散言
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之苗專言之也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
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珙案箋以方爲齊等苞爲茂
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相成且其

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爲房戴氏詩考正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云大田方皁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裏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鴇羽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棬致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承珙謂傳以苞爲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其本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檗傳云苞本檗餘尤爲顯著禹貢草木漸苞釋文注馬注云相包裹也蓋必其本豐茂乃相包裹是箋訓苞爲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爲異義非也

實種實褎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毛傳雍種今本譌作雝種案當作雝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瞇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壅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本作雜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以雜爲集集種者集其善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珙案如段前說則此經方苞至穎栗十者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人工之善祇於言外見之不應中閒夾以隤土附根之事如後說則實種在方苞之後不應於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雍種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

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實穎實粟傳穎垂穎也粟其實粟粟然箋云粟成就也正義曰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粟粟然桓六年左傳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承珙案實堅實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意正義引集注本箋云粟成意也傳言其實粟粟然者卽本良耜積之粟粟語彼傳云衆多也用爾雅粟粟衆也之訓郭注以爲積聚緻戴氏詩考正曰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者蓋在穗繁多緻密粟粟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

穆於卽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后稷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女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邰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卽邰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云莒人伐我圍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齊矣此琅邪之邰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珙案陳氏稽古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竝

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又段懋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卽字宋本說文亦無卽字與九經字樣所引合承珙案傳云堯見天因卻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卻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卽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卽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卽字高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卽下引詩無卽字者豈齊韓詩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承珙案爾雅秬不明稃米秠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郭所釋不誤毛全用雅訓明是以秬爲黑黍秠爲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溷爲一等明矣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屬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解鄭以所注者鬯人古稱秬鬯無稱秠鬯故但可云釀秬爲酒因卽承秬言之而曰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八字當連讀謂秬爲

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耳蓋秬得包秠名秠不過因秬皮之含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志以秠稃皆皮故邶人注言秬已可兼秠爾雅乃爲釋詩不得不分別秬秠爲二邶人賈疏云秬如黑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秬不言黑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卽維秬者秠一稃二米是卽維秠秠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邶部鬯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从邶矩聲秬鬯或从禾又禾部秠一稃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鬯黑黍也是以秬爲黑黍之大名云一稃二米以釀者蓋以鬯字从矩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稃二米者以釀酒爲秬邶耳至秠下云一稃二米卽與鬯下脗

言相應故引詩維秬維秠云云可見鬯爲黑黍容有非一稃二米者其一稃二米者別謂之秠耳段氏說文注泥於鄭注邶人如字之義及答張融問因謂秬稃皆皮秬卽一稃二米秠卽其皮詩但以維秠足句不比下文釁芭截然二物不知下文鄭箋明云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是秬秠正屬二物段說失鄭旨矣

維糜維芑傳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承珙案糜爾雅作麋說文作釁此當以說文爲正其釋爲赤苗白苗則毛許皆本爾雅說文釁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芑下竝引詩曰維釁維芑見韻會今說文本無詩曰六字又璊下璊下皆云禾之赤苗爲釁蓋生曰禾秀曰苗其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此卽南人所謂粟米北人所謂

小米者詩正義以糜芑爲穆本草圖經以爲赤黍白黍皆誤程氏九穀考云禾之赤苗者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白苗者卽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故通呼白苗以別於細苗郭注爾雅曰赤粱粟白粱粟是不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苗爲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不知苗卽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秠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亙正義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亙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爾亙字從二閒舟詩云舟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承珙案此當以作亙爲正六朝本盖皆作亙亙本古文極字說文極竟也與毛傳訓恆爲徧義合

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爲亙與天保之假恆爲緪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樗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卻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逌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

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耶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郤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祇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

祀矣承琪案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郤命使事天故此章傳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

或簸或蹂傳或簸穅者或蹂黍者箋云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

之趣於鑿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陳碩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撋潤溼則煩撋之譌葛覃傳汙煩也箋煩煩撋之用功深煩撋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著水豈能再舂蓋箋以撋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舂趣鑿亦補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載謀載惟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卽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涖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卽在其中言嘗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珙案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卽下文所引郊特牲取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軷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是也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各本羝下有羊今從校勘記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

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牷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稽古編曰郊之位在國門外雖祭軷而行蕭牷燔烈皆爲軷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牷爲祭軷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軷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承琪案上章以歸肇祀卽承四穀俱穫之後此章傳引肆師三言來歲皆謂於今年之秋涖卜來年之事則經曰嗣歲傳曰來歲者自當指明年而言蓋祈年不必在歲首月令孟冬卽有祈來年于天宗事古人穀熟而祭遂更祈來歲之豐理亦宜之箋據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嗣歲爲今歲然正月祈穀自是周禮或未可以概后稷之時正義因之遂謂傳言來歲亦謂本年之秋實於經文傳旨不合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眾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

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禮記表記引此詩肇作兆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承琪案鄭此注與箋詩迥異其說或出三家此後儒以卬盛于豆五句爲周人郊祀后稷之所本然表記上文云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明言后稷自祭不應引詩乃言人祀后稷鄭禮注實不如詩箋之當況卬盛于豆五句正與辭恭欲儉相合不得謂是周人祀后稷也

戚氏毛詩證讀曰以迄于今吳才老云與上欹韻卽前章曩與字韻之例然彼上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丁古文及聲近幾音變大例斤轉頎巾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祀悔叶載芟釐

今斯今振古如茲竝可以此通之或作單句結則良耜續古之人例也承琪案詩中本有閒韻隔協之法卽如首章末句時維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中以夙育爲閒韻戚氏據字林叟所六反謂叟稷同音與夙育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稷翼億食祀四章之祀食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之部本韻此自當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欹隔協而中閒時祀悔爲閒韻孔氏詩聲類據儀禮既夕注之噫興士虞注又作噫欹疑古韻欹可讀興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讀兢以與升欹爲韻承琪謂此說是也

行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考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
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
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
履方苞方體維葉梶梶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
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
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氏奭軒曰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
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
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鳧鷖既醉並言
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
承珙案漢人引此者尚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
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
著於天下此又在班虎寇榮等之前蓋漢時古書尚多必有公
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然求之經文竝無專屬公
劉之意故序但言周家忠厚則所包者廣傳既以曾孫爲成王
曾孫者統承先世之詞必不以行葦勿踐專指公劉可知鄭箋
三言周之先王亦即序追溯周家之義稽古編謂康成雖不言
何王意或與美公劉者合（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連故有此說而清此本漢初說詩以洞酌與公劉相雄因用之耳）范氏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
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下皆尊
事黃耇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
族燕射其閒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如序賓之後爲
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順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

經或別行此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事多可通用如二南及
六篇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承珙案此詩章首
卽言戚戚兄弟自是王與族燕之禮與凡燕羣臣國賓者不同
然所言獻酢之儀殽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禮燕禮有合則
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末
言以祈黃耇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
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燕一事而射與養老連類及之
序以睦族爲內養老爲外蓋由養九族之老而推廣言之以見
周家忠厚之至耳序文因詩推及言外者每多如此疏謂族是
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非是箋以敦弓既堅以
下爲將養老而射以擇士會孫維主以下爲養老而成其福祿

則與前章族燕截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相承絕非
判而爲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爲祭畢而燕射以爲樂則
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茬茬云草盛也承珙
案廣雅字作茬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盛茂亦似以泥
泥爲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卽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
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爲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
又作柅考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檷云絡絲柎也馬融易注以爲
止車之物是柅有繫礙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会氣
尚彊其出乙乙也鄭注月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
泥蓋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

元和三年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零露
泥泥以爲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踧踖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績也
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鍇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
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朕人之斂飭御者朕人之趨
承故以爲踧踖之容也承琪案論語踧踖如也馬注謂恭敬貌
孟子曾西蹙然曰趙注蹙然猶踧踖也廣雅跼踖畏敬也傳以
緝御爲踧踖者緝與輯戢皆通文選褚淵碑衣冠未緝注云緝
戢輯戢皆有斂訓知緝亦當爲斂御與圉通召旻我居圉卒荒
韓外傳圉作御
爾雅釋言圉禁也是緝御者斂飭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叠字

卮容之語故傳以爲踧踖之容至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穀脾膿傳膿酋也釋文引說文云酋舌也又云口次肉也通
俗文云口上曰膿口下曰酋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酋谷也於
毛傳爲轉注谷膿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膿口下曰酋析言之
今說文谷謣舌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啣谷或如此

膿谷或从豦肉段注云毛傳膿酋也弓部酋谷也與毛合晉灼
注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噱按通俗文口上曰膿口下曰酋
析言之毛許晉皆渾言之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酋下
謣作舌也古者舌無酋名特牲少牢禮所俎用心舌與嘉穀脾
膿異用陸釋文云說文曰酋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似陸時說文
已誤矣又說文弓部酋舌也舌體弓弓从弓象形弓亦聲肹俗

函从囚今段云大雅毛傳臄函也通俗文口下曰函毛服之函皆卽說文之頤字頤頤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口下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函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矣承珙案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谷下之說爲是但說文以函爲舌似不得以爲谷字之誤葢函本有二義曰舌者其第一義字本从弓弓嘾也嘾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卽是谷谷爲口上阿口次卽口邊也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古本毛以臄爲函正函爲口次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爲谷又欲改毛傳之函爲頤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承珙案此詩毛鄭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爨相之射爲證彼爲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故王肅述毛以爲養老燕射鄭箋以下章言養老之事則知爲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以教孝食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爲大射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酢尚多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竝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射則如鄉

射之禮故引鬷相之射於序實事猶切是毛意已明以此爲燕
射矣王肅之說未爲無本但他燕射則無養老之事而此兼言
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
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詩固可行養老之
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章設席授几正爲黃耇而設又承兄
弟具爾而言知此詩之睦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爲二事矣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曰此
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
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定四年公羊
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鬘弓士盧弓事不經見
未必然也說文㯻畫弓也从弓皋聲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鬘弓士盧弓禮也公羊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
大夫鬘弓士盧弓盧弓卽旅弓黑弓也鬘卽江賦之纓字蓋朱
黑相間而鬘繞也彤弓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彫弓者蓋
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
記玉豆彫篹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
也彡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
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
但刻畫爲文也兩京賦彫弓斯彀弇云彫弓謂有刻畫也弭與
彫語之轉敦弓者弭之假借字詩禮又假追爲之敦弭可讀如
自不得竟讀彫也承珙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
云弓繡質何休注質拊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

之繡或者天子彫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爲畫弓者正義以爲作者主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祈黃耇傳祈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體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爲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爲主主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卽日以祈黃耇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承珙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以傳義爲長但傳訓祈爲報正義以爲祈本訓求從求善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弁以聽祭報注云報猶白也呂覽贊能篇敢以告于先君注云告白也是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養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傳云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六句後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稽古編曰朱子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舉字耳殊不知詩卽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

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珙案東萊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究竟傳無明文似屬肊揣則不如分首章至兄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舜爲韻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配似更妥協耳

既醉

高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承珙案令當作名正義云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又云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可證今各本皆作令或以令字屬下句讀皆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正義申毛云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又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閒故易之也汪氏異義曰毛鄭一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二章言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

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俶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令終有俶不當僅以名譽言傳義爲優承珙案此傳文疑有誤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傳反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於接人終於事神則此詩與他饗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衍如此竊意此傳恐是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是既醉既飽爲終於饗燕饗燕之令終由於享祀之有始故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禮記坊記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據此亦可知毛云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爲禮之始矣葢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爲申說終屬難通箋既訓俶爲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爲此章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葢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

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珙案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攝之意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

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盡一矣汪氏異義曰箋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爲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爲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言羣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於經意恐未合承珙案成二年左傳賓媚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此德類連言知類當訓善杜注謂不以孝德賜同類非是傳以類爲善大旨謂孝爲善道當有善應已兼下福祚允嗣在內鄭以錫類爲教道天下而於室家之壺又云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語意重複呂記以爲孝子之後復

有孝子則又與永錫祚允意複矣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爲廣也承珙案壺之爲廣猶宮之爲穹室之爲實古人文字有一定之訓毛性好簡故但舉其本訓然既曰廣則由室家而廣及天下之意即在其中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以壺爲梱必云室家先相梱緻則經文但有梱義而無及於天下意必待注家增成之矣似不如傳義之愜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承珙案說文僕从業業从辛辛罪生艸也象辛嶽相竝出也故僕樸皆有附義考工記欲其樸屬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爾雅樸棓者注云樸者相迫附也釋文樸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例疏以僕御爲說陋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承珙案江漢釐爾圭瓚傳又云釐賜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蓋來者賚之省釐者來之轉也釋詁賚予也

鳧鷖

序云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正義曰上篇言守成卽守此大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承珙案觀既醉鳧鷖二篇序可見其爲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葢其時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肊推測也夫既醉爲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爲事尸日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既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屢言公尸來燕自以繹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卽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如此卽承既醉之太平爲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太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爲云厚爲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爲宗廟之事承珙謂二詩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匱明爲宗廟祭祀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於福祿來崇訓崇爲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卽上章既畢之燕重字對既字爲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觀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渚潨亹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中誤作名故下云水鳥而

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此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逕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中高地故云深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深爲崇字之假借也承珙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竝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也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珙案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故箋云亹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顏注云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案此亹字當如亹亹文王之亹亦釁之俗字釁本有罅隙義故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亹讀如門者卽釁讀若璺之比吳都賦清流亹亹與軨砥水韻李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亹之章句則辟君讀亹如娓又釁轉爲徽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自山閒進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壘漢表作亹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音又因娓而變耳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承珙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葢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卽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爲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爲長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雖傳皆是以假爲嘉之假借承珙案襄二十年左傳晉侯賦嘉樂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正義謂顯顯作憲憲爲齊魯韓詩本不同然則毛作假左傳禮記作嘉者亦由毛用借字三家用正字也趙注孟子離婁章亦引作嘉樂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君王天下也箋云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釋文云宜君宜王一本宜並作且字承珙案傳言宜君王天下明字當作宜必非且字又君王天下四字連文自當專指成王必非以君屬諸侯王屬天子箋雖言或爲天子或爲諸侯然末云皆相勗以道此卽釋經宜字則所見本亦必非且字惟以穆穆二句爲子孫慾忘二句爲成王文義斷續致嚴緝疑爲分章之誤黃東發遂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憲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然如毛意本以穆穆皇皇通

皆成王文義竝無隔閡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
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塈塈傳塈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咥息某氏注引詩民
之攸塈以爲塈與咥古今字案咥說文作豷云卧息也从鼻隶
聲然則詩作塈乃借也至愾者乃古忯字玉篇以當此塈恐不
然承珙案說文口部有咥與豷異字玉篇但云塈息也未嘗即
以當此詩之塈陳說皆誤其以邶谷風伊余來塈及大雅兩民
之攸塈皆咥字假借則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顏眞卿書郭令
公家廟碑民之攸愾字從心則以愾同於咥眉字而非忯字矣
集韻八味云愾通作塈

公劉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
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
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
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
一世夏氏之衰大康爲始大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
宜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
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
大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
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
年乃可充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
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

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其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葢大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鄭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大子晉十五王及衞彪傒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爲疏闊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足證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失何也承珙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令德者似不僅指周棄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棄當是棄之子孫世爲稷官至不窋而後失故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然則周本紀未嘗以不窋爲棄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餘世至公劉者尚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令德者金仁山謂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匈奴二傳皆言公劉遷豳而本紀則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或是公劉初遷草創至慶節始備城郭公室爲成國耳惟本紀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彼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葢自

不窋失官竄狄公劉復興必已還居邰地至夏亂見迫或以邰地逼近故特改邑於豳以豳鄰西戎爲中國不爭之地平西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王伯厚詩考引邰作台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遷也不過改邑于豳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邰不有以經文證之迺積迺倉尚在邰地即末章涉渭爲亂亦必仍有邰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邰在今武功縣豳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亦祇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邰與公劉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況遷國徙民又值亂世陳兵裹糧乃事之宜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云邰國迺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即以鄭語述毛承琪案毛意似尚有未盡然者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今孟子作糧宋本作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明以居者與行者並言則公劉初遷之時其民猶有居者本非一時席卷其民空國而去故迺場迺疆所以修邰國之積倉亦可見改邑徙民未嘗

全棄其故都而欲爲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再以經文證之三章言處處廬旅末章言處處廬旅末章又云止旅五章言度其隰原末章又云止基迺理文義重複此必因民之從遷者先後相繼故度地居民屢經營畫而後能定則其先必非遽棄其積倉之餘而去可知矣

爰方啟行傳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箋云爰曰也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稽古編曰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承珙案毛義當是訓方爲竝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于河釋文引司馬注方竝也爰方啟行爰于也謂張弓矢秉于戚者于是竝起開道路而行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爲四方與毛義異

既順迺宣傳宣徧也箋云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義曰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珙案緜詩迺宣迺畝與迺疆迺理文義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迺宣在既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遍之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不頗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事宣爲時耕此時方陟降相原恐尚未及此也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巘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甑山狀似之上大下

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
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
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卽鮮也釋文巘本又作獻月令鮮羔
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
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珙案宋本釋文云
巘本又作嶮魚輦反又音魚偃反又音彦毛云小山別
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嶮爲小山別大山與爾
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嶮當爾雅之重巘隒也正義據重巘
隒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巘不知
作巘作嶮皆與鮮字異而義同此詩之嶮實卽皇矣之鮮卽謂
詩本作巘亦但言巘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巘正是大小相連

何得云小山別於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
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又云舟
卽匏之假借故訓爲帶承珙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
正義以容刀爲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無受飾之處當是指
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爲刀之容卽所謂琕也承珙案此語殊誤

瞻彼洛矣傳琕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何得以爲刀柄段氏說
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此以琫爲
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曰琫明是指鞞之上下不言下
曰琕者以此篇經文無琕耳要於刀柄無涉互詳小雅瞻彼洛矣傳

云鞞容刀鞞也衞風芄蘭箋云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謂所以爲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有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碩甫曰旅眾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旅者治田舍以居大眾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義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保城郭漢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曰中田有廬是也家在城邑謂之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家其通稱也在野之眾曰廬旅猶在邑之眾曰里旅也是近市者爲里旅也傳釋廬爲寄者言野處不比室處耳其時公劉于京地之野爲大眾定廬舍行井田法下文徹田爲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緜詩迺慰迺止迺左迺右也于時廬旅者猶緜詩迺疆迺理迺宣迺畝也箋云廬舍其賓旅失傳旨矣承珙案陳說是也周頌載芟矦主矦伯矦亞矦旅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云旅訓眾也訓幼者之眾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正與廬旅之旅同蓋主伯仲叔爲家之長晝則在田夜則入邑其居田守廬爲眾子弟故曰廬旅末章止旅亦指眾民而言但此章尙在遷豳初至之時不過言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築室授田之事尙在下文也

俾筵俾几箋云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正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凡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箋義爲長承珙案正義申傳云此章總言於臣之理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食之飲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此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竝不言饗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爲疑乎

乃造其曹執豕於牢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箋云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承珙案正義申箋以牧羣爲牧豕之羣處牢爲養豕之處則二句文義重複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羣也據此今毛詩造字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爲羣者謂曹爲曹輩則羣不當爲牧羣之羣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承珙案自來說經者皆謂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大宗一小宗四（謂繼高曾祖禰者爲小宗）國君不統宗故孫毓亦以箋說爲長然板詩云大宗維翰傳既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其下文宗子維城箋又云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則大宗非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葢自

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
以宗爲尊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以爲
羣臣之愛公劉此爲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
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
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
國用王肅說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
言自有備也正義駁之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
章已言至豳無空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
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
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此則以單爲盡乃
後世埽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竊意傳以單爲對複之名單者
一也獨也三單者卽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
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
襲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尙有更休曡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
此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
農制軍所以爲受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妥其隰原
徹田爲糧相次可知竝非在道禦寇之謂卽箋云丁夫滿三軍
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徹田爲糧傳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承珙案崧高徹申
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正解也徹

之訓治其義甚廣什一稅法自在其中此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者乃因詩而推言之以徹法亦治田之事耳其實徹治爲正訓如崧高又云徹申伯土疆箋但云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江漢云徹我疆土箋亦止云命召公治我疆界於天下彼二徹豈得專指爲什一之稅乎設泥於周徹之名則與夏貢殷助相同豈可云貢田爲糧助田爲糧耶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釋文鍛本又作碬丁亂反說文云碬厲石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曰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說文碬厲石也从石段聲乎加切段注云碬篆舊作碬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碬今本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碬毛傳曰碬逗碬石也今本奪一字箋云碬石此釋傳所以爲鍛質也箋意此石可爲椎段之椹質是則碬石者石名椎段字今多用鍛占祇作段考工段氏爲鎛器禮經段修字皆作段是也段與厲絕然二事碬石厲石必是二物尚書粢誓段乃戈矛厲乃鋒刃段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明分別言之毛傳亦既確指云碬石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涸潛之訓碬爲厲石乎揆厥所由由許依傳云碬石也三字爲句而刪複字者乃妄改爲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碬礪也曰此自廣雅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爲一此則異類而迥別者也承珙案說文殳部段椎物也金部鍛小冶也毛詩多假借或

卽借小冶之鍛爲碫石之碫傳云鍛石也謂鍛卽石名知經文假鍛爲碫取鍛者乃取石名之碫非取小冶之鍛故箋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莊子列禦寇篇取石來鍛之是卽以椎段爲鍛孫子勢篇如以碫投卵又卽以碫爲石名）若說文碫當作碫厲石當作碫石則段氏說當矣

夾其皇澗溯其過澗傳皇澗名也溯鄉也過澗名也王氏詩總聞曰傍澗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鄠氏謂澗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便是夾其皇澗歷過也承珙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惟寰宇記眞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無涇水）云大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鄠氏此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與澗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以爲澗旁諸澗也

芮鞫之卽傳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曰此以水內爲汭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葢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承珙案漢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顏注引韓詩作沔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葢上文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爲正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眾幷水之內曲外曲皆居之（王氏詩考云芮鞫又在過澗之南鞫者外也）詩芮字爲汭之假

借說文汭水相入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尚書云水所入曰汭
禹貢疏引鄭注云汭內也洛誥疏引鄭注汭隈曲中也是凡水
相入之處皆曰汭其會合襟帶必有隈曲內曲卽芮外曲卽鞫
故傳以芮爲水厓鞫爲究不必定指涇芮二水相會之處也

洞酌

序云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正義曰
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二句言與
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珙案首章傳云樂以强教之易以說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罍爲祭器是明謂有
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
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緊物其申

毛至明切矣鹽鐵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
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荒狄荒狄化之大
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
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茲爲說
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
可易也

可以濟饎傳濟饎也正義曰釋言云饎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
饎勻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飯爲饎饎均熟爲餾說文曰饎一
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饎饎必餾而熟之故言饎
餾非訓饎爲餾說文濟滫飯也段注云滫當依爾雅音義引作
脩倉頡篇作餐餐之言深也水部曰深淇汏也此謂以水澆熱

飯古語云餐飯承珙案釋文引字書餕一蒸米也正義以爲說文恐誤（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云是誤以他字書爲說文）說文以餕爲滫飯者卽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餕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餕餿也當作餕餕餿也說文餿飯氣流也卽謂撥餕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餕餿本一事故爾雅竝以稔釋之毛以餕連言亦謂行潦之水可以沃飯使熟而爲酒食耳正義謂非訓餕爲餿是也可以濯溉傳溉淸也或謂溉當讀爲概如周禮鬯人凡祼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承珙案二章傳云罍祭器是罍爲器之貴者此章訓溉爲淸是泛言器之概者一則見行潦之物薄而用重一則見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爲周密似不必以概與罍相配爲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司宮概豆籩勺觶舩解几洗篚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宜溉者甚多故末章於罍外廣言之仍當以傳義爲正

卷阿

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承珙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子與七八兩章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相合箋於七章云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以君子爲賢人與吉士別彼疏謂眾鳥慕鳳似羣士慕賢明以吉士賢人爲兩等而此乃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卽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卽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眾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珙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若豈弟君子亦指王則彼爾彌爾性之俾孰爲使之天保三言俾爾皆謂天使之然則此自當謂賢人能使王彌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矢陳也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兩矢字相應傳以來歌矢音之君子卽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錫以者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賢人所以申毛也朱子謂洞酌之豈弟君子旣指成王此不當指爲所求之賢人不知洞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陳戒之詞竝非以豈弟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卽傳之自爲說耳豈可以彼例此乎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此亦以矢爲陳君子當指賢人與毛鄭意合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義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伴奐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琪案此說是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承琪案周公作無逸而以殷之三宗及文王享國歷年之永爲箴鄭箋之釋彌性似用此義但與四章爾受命長矣意複故呂記載董氏說及李黃集解逸齋補傳皆主德性言今案傳但云彌終也終者盡也彌爾性者盡爾性也則謂詩所言性卽孔孟所言之性可也正義以箋說述毛未必得毛旨耳

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郭注爾雅引此詩嗣先公爾酋矣似作嗣者此注家以訓詁字代經文耳多爾字者或出三家詩與毛異歟酋訓終者終猶久也說文酋繹酒也引禮有大酋掌繹酒者昔酒也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

月令注云酒熟曰酋方言亦云酋熟也久熟曰酋似先公酋者
謂嗣先公而久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
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
中矣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
福以爲常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鄭箋於詩中嘏字
皆爲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特牲
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衞陳魯之閒謂之嘏秦晉之閒
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
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厚故
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
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
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
翼也引長翼敬也案傳以馮翼孝德爲賢人之行與經義最合
蓋此經四有字與緜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以翼
又與行葦末章同彼謂王以長敬賢人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嘏爲祭祀受福故易傳以此爲廟中事尸之禮但於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容容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容容溫貌印印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容容然敬順志氣

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容容卬卬而下爲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蒞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爲稱譽之詞也承珙案此說非是釋訓云容容卬卬君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容容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故箋以爲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卽美成王有此德無嫌於過爲稱譽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亦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傳天以亦集止 今本正義脫誤不可讀此從浦氏校正 承珙案傳以翽翽爲衆多則其羽自指衆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于所止耳以衆鳥翽翽之多興吉士藹藹之多則毛意亦集亦傳皆指衆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翽翽爲鳳飛之羽聲爲稍異耳正義泥於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事自相亦殊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所以有衆鳥之翽翽正義乃引申倏白虎通以鳳皇來必衆多申毛衆多謂鳳之意誤矣又汪氏異義謂傳以用賢致端爲大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雖似據事爲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

卽所以申毛不得謂毛爲賦鄭爲興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工歌令瞽瞍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爲多謂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而公劉序下疏謂此二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爲公劉洞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旨承琪案汪說是也

民勞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案此詩後儒多以爲戒同列之詞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斥王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下皆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云人倫無受爾女之實蓋至戰國時始以爾女爲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詩書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板首章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諫則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中之是用大諫亦必謂諫王故二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

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汔汔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稽古編曰疏失毛鄭之意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言嘒幾栽殆危也汔汔也幾汔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珙案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謂中謁者信等曰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憂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此皆以危爲幾意又危字亦作佹列子立命篇佹佹成者殷敬順釋文云佹佹幾欲之貌毛以汔爲危其訓最古鄭云幾者取其通俗易曉耳正義云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云汔期也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今案左傳注作汔其也彼疏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然則杜訓其猶鄭言幾也後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曰汔其也要皆與危意相同非有異也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觀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則詭自是違戾之意或疑詭隨憂韻字不當分訓承珙案詭戾隨從事雖相反而詭善

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疊韻爲文若章懷注後漢書以詭隨爲詭誑委隨之人則字別爲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

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承珙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隙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廣雅釋訓亦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毛義者蓋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作從觀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所據本毛詩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爲縱舍之縱誤矣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音則是能與耐通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珙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異總之毛不釋能字自以經文四字爲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言能於邇言能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爲

而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而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卽以而爲如則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爲如言妄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如字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卻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忒同皆於順卻義近爾雅如與適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忒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又云卻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茹釋言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其近者舊音宜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承珙案徐邈云能鄭奴代反者此卽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爲而訓而爲如但箋之訓如不作如若解耳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案近德者謂愼儀乃所以進德猶抑詩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左傳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敬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者卽進於德之意毛傳釋經正與此合後儒皆謂王宜敬威儀以親近有德之人說雖可通然非經傳之意矣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嚴緝云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皆指王（板小子箋說亦不指王華谷云舊說者未

知何指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尙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于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承珙案古人訓詁必有所本毛公時戎字必無女訓故於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者鄭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考常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卽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肅述毛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自不如箋謂女王雖小子語意直截耳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云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也承珙案繾綣字只當作遣卷說文遣縱也卷斡曲也是遣有申義卷有曲義屈申卽反覆之意故遣卷雖疊韻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雅釋詁饘糙搏也搏卽曲禮毋搏飯之搏饘糙猶繾綣杜注左傳繾綣不離散也搏義與不離散正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考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珙案菀柳上帝甚蹈王肅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爲斥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皆與毛義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爲斥王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趙注孟子引詩天之方蹶云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爲上天自不如以首章上帝指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爲正毛於蕩首章上帝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至四章天降滔德又訓天爲君若此詩天亦指君則必於天之方難下發傳矣孔疏於此二四五六章言天者皆用鄭述毛未必得毛意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傳繫作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不當依以改傳承珙案廣韻寔字下引詩傳寔寔無所依也則本無繫字可知說文廣雅皆云寔憂也爾雅瘖瘖病也病與憂義相近小雅杕杜四牡瘖瘖傳訓罷貌此無所依者亦罷義之引申故邢疏爾雅瘖瘖

兼引杕杜及板詩葢靡聖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
儳焉如不終日之勢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氏成八年傳三國魏志高堂隆傳引此
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是古本穆
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閒今本傳文作閒郭注音諫乃後
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
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此亦讀諫爲閒與
穆天子傳一例承琪案古字諫閒既通莊子天運篇食于苟簡
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閒是簡閒字亦通借故左傳又借簡爲
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惠氏古義曰案欣讀爲
軒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古憲
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爲軒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反
覆相訓承琪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
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
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鶉堂筆記曰北
史載沮渠蒙遜怒按書郎曰汝聞劉裕入閣敢研研然也疑憲
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答問曰孟
子釋詩泄泄爲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
背憎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

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之解葢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說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琪案魏風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爲競進之意尙有可通若怠緩說從乃六朝人所謂沓拖者古無此訓也

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爲無憲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謔謔傳云謔謔然喜樂此非釋經然字乃形容謔謔助語成文如多將熇熇傳云熇熇然熾盛經文竝無然字也葢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下文無爲兮毗無敢戲豫無然與無爲無敢正同趙注孟子引無然泄泄言天方動

女無敢沓沓是卽以無然爲無敢也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傳灌灌猶歡歡也蹻蹻驕貌案灌當爲懽之借說文懽喜歡也歡意有所欲也毛以灌歡疊韻爲訓葢懽不止爲喜者之歡歡卽憂者出於至誠亦與喜樂同其歡歡故說文又引爾雅懽懽慆慆憂無告也喜歡者懽之本義憂無告者其引申之義爾雅作懽懽今爾雅仍作灌灌非善本者詩之正字毛詩灌灌者借字鄭注尙書大傳又引作嚾嚾見儀禮傳通解亦借字也蹻蹻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引詩小子蹻蹻毛傳云驕貌者卽舉足行高之義也列女傳作矯矯鄭注大傳引作蟜蟜皆借字耳

無爲兮毗傳兮毗體柔人也正義曰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案體柔人者謂形體柔順之人正義本體上似有以字非是

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合之他典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言足令色卽面柔便辟卽體柔耳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言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承珙案夸毗疑佞惴二字之借說文佞惴詞也惴慙也惴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史記賈誼傳夸者死權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云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夸毗但爲體柔之一事故玉篇廣韻作躸貥字皆從身不當如蘇傳以大言諛言分爲二義也 援鶉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此則夸毗之義與毛鄭不同承珙案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注云足言夸毗之辭亦不用爾雅是隋唐間有此解非古訓也

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傳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而於上句但也正義謂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云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承珙案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篪張萱疑耀云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壎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篪之徵和壎爲角而篪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箋云女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承珙案經文但云無曰益箋增之曰是何益爲恐非經旨蘇傳云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攜而

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爲順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盧氏釋文考證曰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葢漢時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竝下字釋爲邪矣承珙案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辟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爲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爲制法則者合故傳箋皆本此爲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爲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僻之地非經意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汪氏異義曰疏申箋謂於周禮爲司馬之卿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依甲居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珙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

侯王表序引詩作介人此或據三家詩故箋本之釋介爲甲耳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稽古編曰晉士薦對獻公僖五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承珙案上文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而同姓世適子反稱大宗名實乖矣故卽宗子之稱可證傳以大宗爲王者其解確矣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渝變也後漢書楊秉傳敬天之威不敢驅馳顏注謂與詩文稍異承珙案此所引當係三家詩毛詩渝與驅韻故作馳驅此威與馳韻故作驅馳不獨文異韻亦異矣若紫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此雖字異或毛詩本有異同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一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 梭